

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廿七日

(大正二年三月二十日)



新民錄

日本陸軍政治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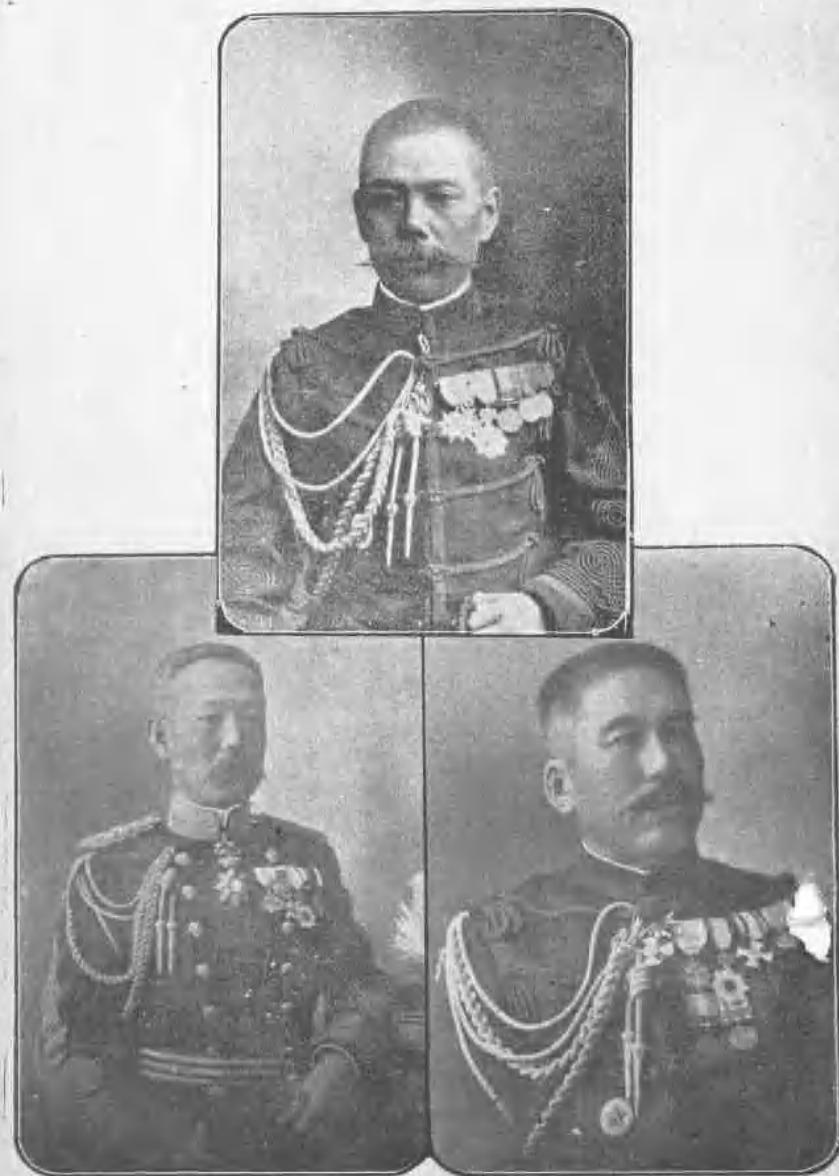
物人國軍之本日
楨爲木黑將大官令司軍一第



其希木乃將大官令司軍○第

翠保奧將大官令司軍二第

日本國軍之人物
第一軍參謀長將軍井藤茂太



第○參謀長將軍伊地知幸介
第二軍參謀長將軍落合豊三郎

BW 11/172/H 09

日 本 人 物

王 親 愛 貞 將 中 長 團 師 一 第
道 好 川 谷 長 將 大 長 團 師 衛 近



第三師團長中將大島義昌

第五師團長中將上田有澤

第二師團長大將西寛二郎

第四師團長中將小川又次

野春保久大將中長團師六第

日本之軍人

第七師團長中將大迫尚文

第八師團長中將立見尚文

第九師團長中將大島久直



第十師團長中將川村景明

第十一師團長中將土屋光春

第十二師團長中將井上光

俄國軍人之人物
新任東洋艦隊司令官



少將智耶夫尼
海參崴軍港司令官

中將斯克爾陀前東洋艦隊司令官

新民叢報第肆拾號 目錄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上

●日本第一軍司令官黒木大將 ●第二軍司令官
奥大將 ●第三軍司令官乃木大將 ●第一軍參謀

國學之學說

中國之樹

長藤井少將・第二軍參謀長篠谷少將・第三軍
參謀長伊田進歩將・瓦斯庫別段長谷川大將・

時局

卷五

第一師團長真愛親王、第二師團長西大將、第三

極東問題之淵源問題

卷之二

三師團長太田中將、第四師團長竹田中將、第五
師團長上田中將、第六師團長大久保中將。

中國內部情形及其近來之政策

宋官制最善篇

◎歷史 ······ ○五

中國人種攷

中國人種之謠說
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 中國之新民

中國歷史哲學研究

中國之新民

重慶人情五文類

中國社會之歷

卷之三

卷一百一十一

● 美人手

香更閣風仙女史譯述

第十一回見色起心借趙兆
第十二回沒轉身張辭護班物
計彌縫○失手深夜遇強徒

● 文苑

三三五

● 飲水室詩話

三四五

● 廣告價目表

洋裝一頁 洋裝半頁

惠登廣告至少以半頁起算
刊費先付

十元 六元

惠論前加倍欲登
長年字年者價當
面商從其

編輯

馮紫珊

惠登

廣告

發行

陳侶笙

惠登

廣告

發行

新民叢報社

惠登

廣告

發行所

新民叢報支店

惠登

廣告

上海發行所

新民叢報社

惠登

廣告

印 刷 所

新民叢報活版部

惠登

廣告

● 芭樂之俄羅斯人●朝鮮盜賊之進步●降
獄奇聞●記半邊事●詔死法之發明●權與
金●最富之人民●住家之變遷●土官之人
情●學者之懶惰●空地之秘密話等

長沙孤獨子

新民叢報

惠登

廣告

● 售報價目表

全年廿四冊

半年十二冊

每冊

半冊

六元

三元三角

三

角

日本各地

全年五元半年二元六角每冊二
角五分日本及日屬已通之地每冊加郵費

一分

全年一角四分其餘各外埠每冊加郵費
六分全年一元四角四分

新民說二十三

前號二十四之四（續四十）
字係二字之譏（四一號）

中國之新民

第十八節之續 論私德

記曰。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率斯義也。則以執德不宏信道不篤。尤悔積躬忮求成習如鄙人者。舍自責之外。更何敢覩然與天下之士說道義。雖然。西方之教亦有言。已先自度。回向度他。是爲佛行。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以吾之自審。道力薄弱而渴思得良友。善言以相夾輔。而爲吾藥也。則人之欲此。誰不如我。上附攻錯輔仁之義。下惟書紳自助之訓。吾言雖慚。烏可以已。

竊嘗觀近今新學界中。其斷然提絜德育論者。未始無人。然效卒不睹者。無他焉。彼所謂德育。蓋始終不離乎智育之範圍也。夫其類祭徧於汗牛充棟之宋元明儒學案。耳食飫乎入主出奴之英法德倫理學史。博則博矣。而於德何與也。若者爲理。若者爲

氣者爲太極無極。若者爲已發未發。若者爲直覺主義。若者爲快樂主義。若者爲進化主義。若者爲功利主義。若者爲自由主義。涉其藩焉。抵其奧焉。辨則辨矣。而於德又何與也。夫吾固非謂此等學說之不必研究也。顧吾學之也只當視之爲一科學。如學理。化學。工程。學。法律。學生計以是爲增益。吾智之一端而已。若曰德育而在是也。則所謂聞人談食終不能飽。所謂貧子說金無有。是處率斯道也。以往豈惟今日。吾恐更聞數十年百年而效之不可睹。如故也。嗚呼。泰西之民。其智與德之進步爲正比例。泰東之民。其智與德之進步爲反比例。今日中國之現象。其月量。確潤之幾。既動矣。若是乎。則智育將爲德育之蠹。而名德育而實智育者。益且爲德育之障也。以智育蠹德育而天下將病。智育以「智育的德育」障德育而天下將並病。德育此甯細故耶。有志救世者。於德育之界說。不可不深長思矣。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斯語至矣。今吾儕於日益者尙或攀摯焉。而於日損者莫或厝意。烏乎。此道之所以日喪也。吾以爲學者無求道之心。則亦已耳。苟其有之。則誠無取乎。多言。但使擇古人一二語之足以針砭我而夾輔我者。則終身由之不能盡。而安身立

命之大原在是矣。黃梨洲曰：『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眞。』又曰：『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此誠示學者以求道不二法門哉！夫旣曰各人自用得著，則亦聽各人之自爲擇。而吾寧容曉曉焉？雖然，吾旣欲以言責自効於國民，則以吾願學焉而未能至者與同志一商榷之可乎。

一曰正本。吾嘗誦子王子之拔本塞原論矣。曰：『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渢於人之心，隨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智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飭其僞也。其稱名，其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以若是之積染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以爲贅疣枘鑿。』（下略）嗚呼！何其一字一句，皆凜然若爲今日吾輩說法耶！夫功利主義，在今且

蔚成大國。昌之爲一學說。學者非惟不羞稱。且以爲名高矣。陽明之學。在當時猶曰贅疣枘鑿。其在今日。聞之而不卻走不唾棄者幾何。雖然。吾今標一鵠於此同一事也。有所爲而爲之與。無所爲而爲之。其外形雖同。而其性質及其結果。乃大異。試以愛國一義論之。愛國者。絕對者也。純潔者也。若稱名。借號於愛國。以濟其私。而滿其欲。則誠不如。不知愛國。不談愛國者。之爲猶愈矣。王子所謂功利與非功利之辨。即在於是。吾輩試於清夜平旦。返觀內照。其能免於子王子之所評與否。此則非他人所能窺也。大抵吾輩當發心伊始。刺激於時局之事。感受乎時賢之言論。其最初一念之愛國心。無不爲絕對的純潔的。此盡人所同也。乃寢假而或有分之者。寢假而或有奪之者。既已奪之。則謂猶有愛國心之存。不可得矣。而猶貪其名之燄。而足以炫人也。乃姑假焉。久假不歸。則亦烏自知其非有矣。夫其自始固眞誠也。而後乃不免於虛僞。然則非性惡也。而學有未至也。亦於所謂拔本塞源者。未嘗一下刻苦工夫焉耳。王子又言。『殺人須在咽喉處。下刀爲學湏。從心髓入微處。用力』。我輩而甘自暴棄也。則亦已耳。苟不爾者。則於心髓入微處。痛下自治力。其眞不容已也。頃見某報有排斥鄙人舊道德之

論者謂「今日祇當求愛國忘身之英雄。不當求束身寡過之迂士。既爲英雄矣。即稍有缺點。吾輩當恕其小節。而敬其熱心。」又曰：「欲驅發揚蹈厲龍擎虎擲之血性男子。而一一循規蹈矩粹面盡背。以入於奄奄無氣之途。吾不知亡國之慘禍。既在目前。安用此等腐敗迂濶之人格爲也。」吾以爲此言又與於自文之甚者也。夫果爲不拘小節之英雄猶可言也。特恐英雄百不得一而不拘小節者九十九焉。我躬之在此一人。之內耶。抑在彼九十九人之內耶。則惟我乃能知之。如曰無湏如王子所謂拔本塞源者。而亦可以爲英雄也。則不誠無物。吾未見有能成就者也。如曰吾之本原本已純美而無所用。其拔與塞之功也。則君雖或能之。而非所可望於我輩。習染深重。根器淺薄。之人。夫安得不於此兢兢也。况吾之所謂舊道德者。又非徒束身寡過循規蹈矩之云也。以束身寡過循規蹈矩爲道德之極。則此又吾子王子所謂斷潢絕港行焉而不能至者也。苟不以心隨入微處。自爲課程。則束身寡過之虛僞與愛國忘身之虛僞。循規蹈矩之虛僞與龍擎虎擲之虛僞。正相等耳。何也。以其於本原之地。絲毫無與也。以愛國一義論之。既有然。其他之諸德。亦例是而已。

論說

六

二曰慎獨。拔本塞原論者。學道之第一著也。苟無此志。苟無此勇。則是自暴自棄。其他更無可復言矣。然志既立。勇既鼓而吾所受於數千年來社會之薰染與夫吾未志道以前所自造之結習。猶盤伏於吾腦識中。而時時竊發。非持一簡易之法。以節制之。涵養之。不能保其無中變也。若是者。其惟慎獨乎。慎獨之義。吾儕自束髮受大學中庸。誰不飫聞。顧受用者萬不得一。固由志之未立。亦所以講求者有未瑩也。吾又聞諸子。

王子曰。謹獨。即是致良知。與黃勉之書。然則王子良知之教。亦慎獨盡之矣。學者或問王子。

『近來士夫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處。』子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子曰。『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此真一針見血之言。大學
實則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其門下錢緒山引申之曰。『識得良知。是一箇頭腦。雖在千百

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處。雖獨居冥坐。工夫亦只在一念微處。』故以良知爲本體。以慎獨爲致之之功。此在秦東之姚江。泰西之康德。前後百餘年間。桴鼓相應。若合符節。斯所謂東海西海。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而求道之方。片言居要。徹上徹下。眞我輩所。

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也。顧我輩於此一義，猶往往欲從之而未由者何也。王子又言：「以道之變動不居，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文飾之。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以是誑己，誑入終身沒溺而不悟。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所攸伏也。」又言：「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其間者有年。賴天之靈，偶悞良知，乃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目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孽時生。」夫以子王予之學，高尙純美，優入聖域，而自叙得力，猶曰包藏禍機作僞於外，猶曰病根深痼，萌孽時生。然則我輩之未嘗問道，未嘗志道，未嘗學道者，其神奸之所由伏甯有底極耶？此拔本塞源論，所以必當先有事也。王子既沒，微言漸湮，浙中一派，提挈本體過重，迨於晚明，不勝其敝。而劉蕺山乃復單標一以救王學末流，實則不過以眞王學矯僞王學，其拳拳服膺者始終仍此一義，更無他也。今日學界之受毒，其原因與晚明不同。而猖狂且十倍。其在晚明，滿街皆是聖人而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其在今日，滿街皆是志士而洒色財氣之外，更加以陰險反覆，奸黠涼薄而視為英雄所當然。晚明之所

論說

八

以猖狂者以繩子。王子直捷簡易之訓以爲護符也。今日所以猖狂者則繩通行之愛國忘身自由平等諸口頭禪以爲護符也。故有恥爲君子者無恥爲小人者。明目張胆以作小人然且天下莫得而非之。且相率以互相崇拜以爲天所賦與我之權當如是也。夫甯知吾之所哆然自恣者乃正爲攸伏之神奸效死力耳。嗚呼吾人而欲求爲人以立於天地間也則亦誰能助我。誰能規我舍息息慎獨之外更何恃哉更何恃哉。故昔吾常謂景教爲泰西德育之原泉其作用何在曰在祈禱。祈禱者非希福之謂也。晨起而祈焉。晝餐而祈焉。夕寢而祈焉。來復乃合羣衆而祈焉。其祈也則必收視返聽清其心以對越於神明又必舉其本日中所行之事所發之念而一一紬繹之。其在平時容或厭然捨其不善而著其善其在祈禱之頃則以爲全知全能之上帝無所售其欺也。故正直純潔之思想不期而自來於滿養省察克治三者之功皆最有助力此則普通之慣獨法也。日日如是則箇人之德漸進人人如是則社會之德漸進所謂泰西文明之精神者在是而已。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東西之教甯有異耶要之千聖萬哲之所以度人者語上語下雖有差別頓法漸法雖有異同若